

ZHEXUE SHENGYAN

盛哲 實學

哲学是个什么玩意儿

提供心灵慰藉，
搭肩智慧朋友。
打开思想枷锁，
认识万物本源。

张丽璇 石若坤 编著

启迪智慧的传世巨著
百年不衰的绝世经典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盛哲 宴学

哲学是个什么玩意儿

张丽璇 石若坤 编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盛宴：哲学是个什么玩意儿 / 张丽璇，石若坤编著 .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639-2775-3

I. ①哲… II. ①张… ②石… III. ①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8305 号

哲学盛宴——哲学是个什么玩意儿

编 著：张丽璇 石若坤

责任编辑：石莎莎

封面设计：天之赋设计室

出版发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版人：郝 勇

经销单位：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297 千字

版 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639-2775-3

定 价：3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前 言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海德格尔说：“哲学不能引起现状的任何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的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哲学是一种超越了工具层面、实用层面、现实层面，甚至价值层面的“元思考”，它无力也无意回答许多现世和现实世界的责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哲学缺席，人类追求“意义”的冲动和企图都将乏力无着，实现无期。由此可见，哲学不仅有自己的问题和概念，而且它又为其他学科提供了一个可供理解的语言图式或叙述模型。

本书通过探索存在之谜、寻求“知”“识”奥秘、了解人生意义、揭示道德伦理、解析自然与美等，使我们了解到，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人们提出的问题提供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因为，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并且减轻因教条主义而导致的固执，解放我们的心灵。

本书精选了能代表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核心思想的经典著作的片断，书中材料充分、条理清晰、结构合理，把抽象的哲学形象化、具体化，不失为绝佳的文字盛宴。至于每位哲学家之经典著作选取的多与少，则不拘一格，一个人物有时选取一篇，有时选取多篇。对于那些大哲学家，虽然已经选取了两三篇，却依然显得少，因为他们的思想太辉煌，凡是其照耀到的地方无不金光闪烁。

我们在编辑本书时作了细致的安排，把每一小节都分成了四个部分：

Z哲 XUE S盛 YAN宴

作者简介、核心智慧、阅读提示、精彩美文。作者简介在简单介绍了作者生平的基础上，进一步为读者分析了作者与文中所介绍哲学思想相关的成长经历；核心智慧是哲学家观点的提炼与概括；阅读提示交待了精彩美文中摘录著作的出处及其创作的历史背景；精彩美文则是摘录了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我们对个别文字稍作了改动。当然每一个哲学家都有着诸多观点与思想精华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包含在内，还请读者谅解。

哲学的智慧并不涉及具体的对象，而是关于整体性的思考，因此哲学成为一切知识的源泉。哲学的用处乃是无用之用，不在于增加实际的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

目录

CONTENTS



探索存在之谜

- 上帝存在的证明 托马斯·阿奎那 / 2
- 我思故我在 R. 笛卡尔 / 5
- 神与自然 B. 斯宾诺莎 / 17
- 单子论 G. W. 莱布尼茨 / 24
- 存在就是被感知 乔治·贝克莱 / 37
- 世界不可知论 I. 康德 / 41
-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A. 叔本华 / 47



寻求“知”“识”奥秘

- 人应当知道自己无知 苏格拉底 / 56
- 知识就是回忆 柏拉图 / 60
- 论智慧 亚里士多德 / 68
- 论真理和错误 R. 笛卡尔 / 73

Z哲 X学 S盛 Y宴

● 关于理解力

D. 休谟 / 80

● 未来形而上学

I. 康德 / 91

● 哲学史思考

G. W. F. 黑格尔 / 99



了解人生意义

● 生存空虚说

A. 叔本华 / 108

● 情感起源论

C. R. 达尔文 / 115



揭示道德伦理

● 美德与快乐同行

伊壁鸠鲁 / 126

● 邪恶及其根源

A. 奥古斯丁 / 133

● 德与恶的区别

D. 休谟 / 152

● 美德与勇气

I. 康德 / 167

● 道德感的起源

C. R. 达尔文 / 170

● 善与内在价值

G. E. 摩尔 / 189

● 论诸美德的性质

A. 麦金太尔 / 208



五 解析自然与美

● 自然遐想

J.-J. 卢梭 / 234

● 美是纯粹的

I. 康德 / 243



六 倡导正义平等

● 正义的义务

M. T. 西塞罗 / 250

● 正义的根本是拥有财产权

J. 洛克 / 257

● 正义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美德

亚当·斯密 / 269

● 承认的正义

G. W. F. 黑格尔 / 278

● 正义是高贵的利己主义

F. W. 尼采 / 287

探索存在之谜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可能的，而且有些事物还必须作为必然的事物而存在。我们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们否认、怀疑时，我们确实已经存在！然而，人在他人眼中，作为一个现象的人时，是服从自然规律的，但人在作为自我的时候，是一个自在的自我，是不服从自然规律的。

贝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它们不可能在心灵或感知它们的能思维的东西以外有任何存在。对于“认识”而存在着的一切，也就是全世界，都只是同主体相关联着的客体，直观者的直观一句话，都只是表象。

上帝存在的证明

托马斯·阿奎那

◎ 作者简介

托马斯·阿奎那（约 1225—1274）是意大利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死后被称为“天使博士”和“普世教会博士”。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他所撰写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学大全》。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其评为 33 位教会圣师之一。

◎ 核心智慧

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帝。

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一切自然的事物都靠其指向着他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

◎ 阅读提示

下文节选自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论证上帝是否存在。阿奎那为了论证上帝存在，使用了一种很荒谬的“无穷推溯”方法，分别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方面、从动力因的性质、从可能性和必然性、从事物中发现的真实性的等级、从世界的秩序五个方面来论证。事实上，对上帝的信仰只是纯粹的心灵作用，很难从推理中获得，因此，要论证上帝的存在是徒劳的。



上帝的存在，可从下面五方面证明：

一、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方面论证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凡事物的运动，总

是受其他事物外力的推动，但是，如果一个事物没有被推向一处的潜能性，也是不可能动的。而一个事物，只要是存在的，它就在运动。因为运动不外是事物从潜能性转为现实性。一个事物，如果不受某一个现实事物的影响，绝不能从潜能性变为现实性。例如用火烧柴，使柴发生变化，这就是以现实的热使潜在的热变为现实的热。但是，现实性和潜能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也不同时并存，虽然二者也可以在不同方面并存。因为，既成为现实的热就不能同时是潜在的热，它只可以作为潜在的“冷”。因此，一个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方面、同一方向上说是推动的，又是被推动的。

如果一个事物本身在动，而又必受其他事物推动，那么其他事物又必定受另一其他事物推动，但我们在此绝不能无限地一个一个推下去。因为，这样就会没有第一推动者，因此也会没有第二、第三推动者。因为第一推动者是其后的推动者产生的原因，正如手杖动只是因为我们的手推动。所以，最后追到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是必然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

二、从动力因的性质来讨论上帝的存在

在现象世界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动力因的秩序。因为，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自身就是动力因的事物。如果有，那就应该先于动力因自身而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动力因，也不可能追溯到无限，因为一切动力因都遵循一定秩序。第一个动力因，是中间动力因的原因；而中间动力因，不管是多数还是单数，总都是最后的原因的原因。如果去掉原因，也就会去掉结果。因此，在动力因中，如果没有第一个动力因（如果将动力因作无限制的追溯，就会成为这种情况），那就会没有中间的原因，也不会有最后的结果。这是显然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乃是必然的。这个最初动力因，我们都称他为上帝。

三、从可能性和必然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

我们知道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在产生和消灭的循环过程中，所以它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它们要长久地存在下去，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不能长久存在的东西，最终还是要消失的。所以说，如果一切事物都会不存在，

那么迟早也都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如果这是真实的，世界就始终不会有事物存在了。因为事物若不凭借某种存在的东西，就不会产生。所以，如果在一个时候一切事物都不存在，这就意味着任何事物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这样一来，也不能有事物存在了——这样的推想，是荒谬的。因此，一切事物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些事物还必须作为必然的事物而存在。不过，每一必然的事物，其必然性不完全由其他事物所引起。要把由其他事物引起必然性的事物追溯到无限，这也是不可能的。正如上述动力因的情形一样。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种东西：它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是有赖于其他事物得到必然性，不但如此，它还使其他事物得到它们的必然性。这某一东西，我们称它是上帝。

四、从事物中发现的真实性的等级论证上帝的存在

一切事物，它们具有的良好、真实、尊贵等，其多少不一。其多少的标准，是指不同的事物，按它以不同的方式和最高点近似的程度来决定。如某一事物说它比较热，是按它比较更接近最热的东西来决定的。所以，世界上一定有一种最真实的东西，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一种最高贵的东西，由此可以推论，一定有一种最完全的存在。这些在真理中最伟大的东西，在存在中也必定是伟大的，这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二章中所述的。在任何物类中，这种最高点就是那个物类中一切事物的原因。有如火，那是热的最高体，也是一切热的事物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也曾在上述书中这样说过。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帝。

五、从世界的秩序来论证上帝的存在

我们看到：那些无知识的人，甚至包括一切生物，也都为着一个目标而活动；他们活动起来，总是或常常是遵循同一途径，来获得最好的结果。显然，他们谋求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但是，一个无知者如果不受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的指挥，就像弓箭受射者指挥，弓箭本身不能移动到目的地一样。所以，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一切自然的事物都靠其指向着他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



我思故我在

R. 笛卡尔

◎ 作者简介

笛卡尔（1596—1650），17世纪法国哲学家、科学家。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解析几何的创始人。1596年3月31日生于都伦省拉爱城一个贵族家庭，1650年2月11日卒于斯德哥尔摩。1604年入拉·弗雷士的耶稣会公学，接受传统教育，除神学和经院哲学外，还学数学和自然科学。1612年毕业。由于他对法学、医学、力学、数学、光学、气象学、天文学甚至音乐都有研究的兴趣，接触过各方面的学者。1618年他参加军队，退伍后定居巴黎，专门从事科学的研究，企图建立起新的科学体系。他曾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世界》一书，效法N. 哥白尼、G. 伽利略的做法，但当时教会反对势力很大，使他打消了写作这部著作的计划。这时他对思想方法进行了研究，1628年写成《指导心智的规则》，但生前并未发表。1629年他迁居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在那里隐居20年。1644年，笛卡尔发表了他的系统著作《哲学原理》，这部书不仅包括他已经发表的思想，而且论述了他的物理学理论，还包括过去未发表的《世界》一书的内容。1649年，他最后发表了心理学著作《论心灵的感情》。

◎ 核心智慧

物质和精神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精神的本性是思维，物质的本性是广延，广延不能思维，思维不具有广延。物质和精神互不相通，彼此独立，两者都是世界是本原。但笛卡尔又认为两种实体最后都来源于上帝。上帝是最完满的“无限实体”。

怀疑本身是一种思想活动。要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要清除由传统带来的偏见，其办法就是怀疑。

◎ 阅读提示

下文节选自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文章集中精练地展示了笛卡

尔经典哲思范式“我思故我在”的逻辑魅力，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向我们刻画了这一类型的哲人的思辨形象。

精彩美文

很久以来我一直感觉到我自幼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做真理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可是这个工作的规模对我来说好像是太大了，因此我一直等待我达到一个十分成熟的年纪，成熟到我不能再希望在这以后还会有更合适于执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为止。这就使我拖延了如此之久，直到我认为如果再去行动，光是思前想后的话，那我就铸成大错了。

而现在，由于我的精神已经从一切干扰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又生活在一种恬静而稳定的隐居生活中，那么我要认真地、自由地来对我的全部旧见解进行一次总的清算。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没有必要去证明这些旧见解都是错误的，因为那样一来，我也许就永远达不到目的。不过，理性告诉我说，和我认为显然是错误的东西一样，对于那些不是完全确定无疑的东西也应该不要轻易相信，因此只要我在那些东西里找到哪怕是一点点可疑的东西就足以使我把它们全部都抛弃掉。这样一来，就不需要我把它们拿来一个个地检查了，因为那将会是一件没完没了的工作。可是，拆掉基础就必然引起大厦的其余部分随之而倒塌，所以我首先将从我的全部旧见解所根据的那些原则下手。

直到现在，凡是我当做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我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不过，我有时觉得这些感官是骗人的。为了小心谨慎起见，对于已经骗过我们的东西我就绝不再完全信任。

可是，虽然感官有时在不明显的东西上骗过我们，但是也许有很多别

的东西，虽然我们通过感官认识它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它们：比如我穿着室内长袍坐在炉火旁边，两只手上拿着这张纸，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怎么能否认这两只手和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呢，除非是我和那些疯子相比。那些疯子的大脑让胆汁的黑气扰乱和遮蔽得那么厉害，以致他们尽管很穷却经常以为自己是国王，尽管是一丝不挂，却经常以为自己穿红戴金；或者他们幻想自己是盆子、罐子；或者他们的身子是玻璃的。但是，怎么啦，那是一些疯子，如果我也和他们相比，那么我的荒谬程度也将不会小于他们了。

虽然如此，我在这里必须考虑到我是人，因而我在梦里也会做跟疯子们醒着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样的事，有时甚至更加荒唐。有很多次夜里我一丝不挂地躺在我的被窝里却梦见我穿着衣服，坐在炉火旁边。我现在确实以为我并不是用睡着的眼睛看这张纸，我摇晃着的这个脑袋也并没有发昏，我故意地、自觉地伸出这只手，我感觉到了这只手，而出现在梦里的情况好像并不这么清楚，也不这么明白。但是，仔细想想，我就想起来我时常在睡梦中受过这样的一些假象的欺骗。想到这里，我就明显地看到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标记，也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使人能够从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来，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吃惊到几乎能够让我相信我现在是在睡觉的程度。

那么让我们现在就假定我们是睡着了，假定所有这些个别情况，比如我们睁开眼睛，我们摇晃脑袋，我们伸手，等等，都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假象；让我们设想我们的手以及整个身体也许都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尽管如此，至少必须承认出现在我们的梦里的那些东西就像图书一样，它们只有模仿某种真实的东西才能做成。因此，至少那些一般的东西，比如眼睛、脑袋、手，以及身体的其余部分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真的、存在的东西。因为，老实说，当画家们用最大的技巧，奇形怪状地画出人鱼和人羊的时候，他们也究竟不能给他们加上完全奇怪的形状和性质，他们不过是把不同动物的肢体掺杂拼凑起来，或者就算他们的想象力达到了相当荒诞的程度，足以捏造出来什么新奇的东西，新奇到使我们连类似的东西都没有看见过，从而他们的作品给我们表现出一种纯粹出于虚构和绝对不真实的东西来，不过至少构成这种东西的颜色总应该是真实的吧。

同样道理，就算这些一般的东西，例如眼睛、脑袋、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幻想出来的，可是总得承认有更简单、更一般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的。由于这些东西的掺杂，不多不少正像某些真实的颜色掺杂起来一样，就形成了存在于我们思维中的东西的一切形象，不管这些东西是真的、实在的，还是虚构的、奇形怪状的。一般的物体性质和它的广延，以及具有广延性东西的形状、量或大小和数目都属于这一类东西，还有这些东西所处的地点，所占的时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们从以上所说的这些得出这样的结论：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学都是可疑的、靠不住的。而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由于它们所对待的都不过是一些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不大考虑这些东西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因而都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因为，不管我醒着还是睡着，二和三加在一起总是形成五的数目，正方形总不会有四个以上的边，像这样明显的一些真理，看来不会让人怀疑有什么错误或者不可靠的可能。虽然如此，自从很久以来我心里就有某一种想法：有一个上帝，他是全能的，就是由他把我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创造和产生出来的。可是，谁能向我保证这个上帝没有这样做过，即本来就没有地，没有天，没有带有广延性的物体，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地点，而我却偏偏具有这一切东西的感觉，并且所有这些都无非是像我所看见的那个样子存在着的？还有，和我有时断定别的人们甚至在他们以为知道得最准确的事情上弄错一样，也可能是上帝有意让我每次在二加三上，或者在数一个正方形的边上，或者在判断什么更容易的东西（如果人们可以想出来比这更容易的东西的话）上弄错。但是也许上帝并没有故意让我弄出这样的差错，因为他被人说成是至善的。尽管如此，如果说把我做成这样，让我总是弄错，这是和他的善良性相抵触的话，那么容许我有时弄错好像也是和他的善良性绝对相反的，因而我不能怀疑他会容许我这样做。

这里也许有人宁愿否认一个如此强大的上帝的存在而不去相信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不可靠的。不过我们目前还是不要去反对他们，还要站在他们的方面去假定在这里所说的凡是关于一个上帝的话都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无论他们对我所具有的状况和存在作怎样的假定，或者他们把这归之

于某种命运或宿命也罢，或者归之于偶然也罢，或者把这当做事物的一种连续和结合也罢，既然失误和弄错都是一种不完满，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给我的来源所指定的作者越是无能，我就越可能是不完满，以致我总是弄错。对于这样的一些理由，我当然无可答辩，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凡是我早先信以为真的见解，没有一个是我现在不怀疑的，这绝不是考虑不周或轻率的缘故，而是由于强有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因此，假如我想要在科学上找到什么经久不变的、确实可信的东西的话，我今后就必须对这些思想保留意见，跟我对一眼就看出是错误的东西一样，不对它们加以更多的信任。

但是，仅仅做了这些注意还不够，我还必须当心把这些注意记住，因为这些旧的、平常的见解经常回到我的思维中来，跟我相处的长时期的熟悉习惯给了它们权利，让它们不由我的意愿而占据了我的心，差不多成了支配我的信念的主人。只要我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去考虑它们，即像我刚才指出的那样，它们在某种方式上是可疑的，然而却是十分可能的，因而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去相信它们而不去否认它们，那么我就永远不能把承认和信任它们的习惯破除。就是这个缘故，我想，如果我反过来千方百计地来骗我自己，假装所有这些见解都是错误的、幻想出来的，直到再把我的这些意见反复加以衡量之后，使它们不致让我的意见偏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使我的判断今后不致为坏习惯所左右，不致舍弃可以导向认识真理的正路反而误入歧途，那我就做得更加慎重了。因为我确实相信在这条路上既不能有危险，也不能有错误，确实相信我今天不能容许我有太多的怀疑，因为现在的问题还不在于行动，而仅仅在于沉思和认识。

因此我要假定有某一个妖怪，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他是至高的真理源泉），这个妖怪的狡诈和欺骗手段不亚于他强大的本领，他用尽了他的机智来骗我。我要认为空气、土地、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骗取我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我要把我自己看成是本来就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肉、没有血，什么感官都没有，却错误地相信我有这些东西。我要坚持这种想法。如果用这个想法我还认识不了什么是真理，那么至少我有能力不去作判断。就是这个缘故，我要小心从事，不去相信任何错误的东西，不管这个大骗子有多么强大，